

## 往事并不如烟

□夏春华

周日在书房里翻找一本旧书,打开时发现书里居然夹着一封信纸发黄的信。我展开信纸,是我当年在报社时大熊老师写给我的,与大熊老师交往的往事潮水一样涌进来,心中不由得有些忙乱,眼眶湿润,往事历历在目。

90年代初我在省城一家报社实习,大熊是我的指导编辑,高高大大的他毕业于中国新闻学院,是有名的“大笔杆子”,又有过5年的军旅生涯,人很随和,整天笑呵呵的,没有一点架子,对我们几个实习生总是毫无保留地传授自己的经验。

一个炎炎夏日的上午,我坐公交车去新华日报社印刷厂校对稿件。从印刷厂回来后谁也不理,大家看我垂头丧气的,都以为我热坏了,让我赶紧喝口水在电风扇下凉快凉快。到吃午饭时大家各自散去,只有我坐在办公桌前一动不动。大熊见大家都走了,跨步走到我跟前,笑着说:“怎么啦!是不是受不了南京的热浪滚滚?你吃不消,那明天的校对我去就是了。”

我无奈地摊开双手说:“不是的,熊老师!”我看着他关切的目光只好如实相告,在公交车上被小偷掏了口袋,钱不多只有十几元,要命的是那十几元中夹着的几张全国粮票也被一偷而空。

大熊听罢,笑呵呵地说:“多大的事啊!”说完从口袋里掏出50元和两张五斤的全国粮票递给我:“够你混大半个月了,丢了就丢了,也算一个教训,去吃饭吧!”说完就下楼了。

后来父亲托人给我带来了一些钱和全国粮票,我要还给大熊,大熊大手一挥:“多大的事,算了算了。”到底还是没有肯收下。

入秋时分,我回了趟家,将大熊资助我钱和粮票的事跟父亲说了。父亲说:“用乡

下人的话说,你遇上了一个好师傅,要懂得知恩图报。”

那个周末的清晨回报社时,父亲在村里买了4只老母鸡让我带上送给大熊,在新街口长途汽车站下车后,又换乘公交将4只老母鸡送到大熊所在南湖小区的宿舍。他开门见我大老远背来4只老母鸡,不住地搓



资料图

手:“你呀!你呀!让我说什么好呢!真是的,太破费了。”

那个月底的周末,大熊约我一起去新街口新华书店的书展逛逛,在那次书展上我挑选了22本书,大熊抢着帮我付清了书款,又带着我去鱼市巷的一家小饭馆吃了顿好吃的,各自拎着一包书分手回去。他去南湖小区,我回报社后面的地质学校招待所。

后来我们都离开了报社,也渐渐断了联系,再次得知大熊的消息是2005年。我刚在小城落地生根,觉得生活又有了奔头,每天为生活累并快乐着。一日,编完稿件的我,在电脑上搜索大熊的名字,我怎么也没想到在那段3分钟的视频中看到了我熟悉的大熊,那时他已是一个癌症患者,经历了

长达两年的化疗。我看罢悲痛不已,赶紧想方设法找到他的手机号,立即拨打过去,电话里大熊依然很是乐观,轻描淡写地述说了他的病情,并叮嘱我放心会好起来的,我在电话里与他相约,过段时间就去他的城市看望他。

大约过了两三个月,工作拖累我一直未能成行去看望大熊,尽管我在小城租着一个不足7平方米的单间,还过着捉襟见肘的日子,当月我拿到了1200元的工资后,立即去邮局寄给大熊。邮局柜台的小姐姐说,汇款说明一栏要写上汇款理由,我抓起笔毫不犹豫写了四个字:师恩难忘。

过了一周,邮局给我打来电话称那笔汇款一直没有签收,我给大熊打了电话,因杂务缠身,暂不能前往探望,请他无论如何要收下我的一点小心意。最终大熊同意了,在电话里很感动,谢谢我这么多年了还惦记着他。我说师生情谊总算又续上了,以后会一直保持联系。大熊说,秋天的时候,他会来我的小城一聚。

盼着大熊来,却一直没有接到他出发的消息。中秋节那晚,我忍不住拨通了那个烂熟于心的手机号,手机里却传来一个沙哑的女声,我问我找熊老师,女人说,熊老师已经不在……

大熊是我老师的笔名,他的大名叫熊殿忠,系淮安盱眙人。天妒其才,他离开人间好多年了,我一直没有忘记他。

**作者简介:**东台人,曾在报社担任过文字编辑、记者工作,发表文学作品60余万字。



□邹凤岭

## 老巷花雨伞

幽深的老巷,路面是用立着的青砖铺成的。四方的院子,古色的建筑,同样是用青砖砌成的墙。长长的老巷,地面被磨得像镜面一样黝黑发亮,延伸向前方。出没老巷的人流,撑着花雨伞,汇成一道古今流淌风景线。

那一年,我从农村进了城,宿舍就在这老巷深处院子里。初识老巷,雕花的小楼,雕花的院墙。街边的老树,绿了一春又一春,叶落一秋又一秋。老巷上的人,来去匆匆,走着走着,变了人间,迎来自主择业的变迁。路边小吃店,早早开了门,豆浆油条粥,清脆叫卖声。在这老巷的尽头,来了一位修伞匠,竖立起了修伞的招牌。春夏秋冬,风花雪月,坚守在这里数十年。身居幽深的老巷,迎来送往老巷人,修复不知多少把花雨伞。

走在老巷上,相识修伞师傅,看他一双手布满老茧,身旁撑起一把把花雨伞,那是无声的广告。木质的工具箱,放着修伞的器具与配件,这是手艺人生活的全部希望。说起那修好待取的伞,师傅无不感慨。正是这一把把修旧如新的伞,使他一家人生活有了着落,更有对美好未来的向往。

多雨的水乡,伞是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用具。在那个物资贫乏的年代,一把好雨伞,也是稀有物。新三年,旧三年,修修补补再三年,修伞满足了人们的需要。师傅告

诉我,他是老街近处王氏家族手艺人的后裔,工匠传承,更有对古老雨伞修复的技艺。那一天,一位老者拿来一把残破的油纸伞,说是祖传的“古董”,物寄情思代代传。修复这伞上许多个小洞,那是绣花的功夫。王师傅撑开旧纸伞,在伞的破洞周围,刷上一层桐油,放置于阴凉处。等待风吹微干时,取出用竹为原料制造的上好纸,用手撕下带着毛边的一块,粘在了刷过桐油的破洞处。等待着,重复加刷几遍桐油,纸就牢牢地粘住破洞处。正面修复后,又修复伞的背面。补好了洞,再在伞面上重新着色,绘好花鸟鱼虫、山水人物等彩色图案。经师傅这般精心修复好的伞,平平整整,如同新的一样。目送顾客,如释重负,好惬意。

热心修伞的行当,是为人避雨遮阳,更有成人之美,留住思念与过往。师傅说,慕名而来的顾客,每一把伞里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。那一天,一位女士拿来一把待修的花雨伞。她说,这把伞是他送给她的定情物。她与他,青梅竹马,同窗十余载。正是春花烂漫时,他从部队探亲回来,他与她牵了手。就在他们同撑一把花雨伞,漫步桃花盛开的小道时,部队加急电报送到了他的手上。军情就是命令,他与她告别。分别时,她独自一人撑着伞,他独自一人撑着伞,在路边,挥手相送一程又一程。归了队的他,参

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,英勇牺牲在战场。她带着那把花雨伞,千里迢迢赶往中越边境,在那烈士的墓地,遥望远山,呼喊他的名字,她哭成了泪人,哭干了眼泪。相伴花雨伞,如同相伴心上人。修伞师傅说,他打心底里崇尚英雄,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着祖国的和平久安。

在我国,制伞距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。相传,木匠祖师爷鲁班,每每外出,途中常遭雨淋,便在沿途造了许多个避雨的木亭子。鲁班妻子云氏,从中得到启示,她将竹子劈成细条,连接支撑在棍棒上,上面蒙上兽皮,做成一个如“八角亭”形状的雨具。张开如盖,收拢如棒,便于携带,名之为伞。到了造纸术发明后,便有了皮纸伞、油纸伞。再后来,各式各样的雨伞层出不穷。王师傅依据各种面料做成的伞,独创出不同的修复制作工艺,成为享誉一方的民间修伞艺人。

如今,作为生活用具的伞,早已不是稀有物。前来修伞的人少了,王师傅却仍坚守着。老巷花雨伞,鲜活了人们的生活,丰富了老巷寂静的色彩。撑开那一把把修好的花雨伞,晃动于老巷,美丽图案里有着神秘、古远、优雅、浪漫的气息。老巷花雨伞,彰显民间技艺古老和美艳,更见工匠精神恪守的定力。

**作者简介:**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。